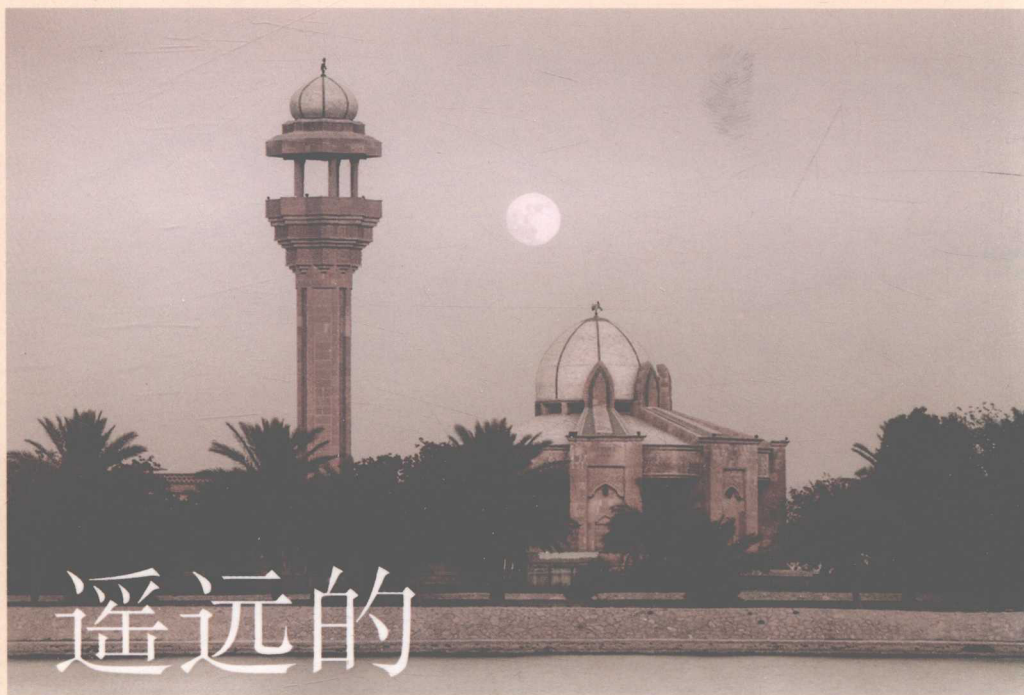


〔伊拉克〕福阿德·提克里利 著

杨孝柏 译



遥远的 归途

那是一个银白色的黎明，
月光依然闪耀。当时他曾呼唤
穆妮兰的芳名，她也确已听见。
这一切，看来是多么遥远啊，
远若星辰，远若苍穹！自那以
后，他俩的世界有了多大的改
变！他俩并无过错，只是屈服
于以扭曲的、置人于死地的逻
辑将他俩包围起来的一系列事
件之中。他俩成了他人的牺牲
品，他人……他人……那些待
人不忠的人……



遥远的 归途

〔伊拉克〕福阿德·提克里利 著
杨孝柏 译

華文出版社
SINO-CUL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遥远的归途 / (伊拉克) 福阿德·提克里利著;
杨孝柏译. -- 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075-4784-9

I. ①遥… II. ①福… ②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伊
拉克-现代 IV. ①I37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73212号

遥远的归途

作 者: [伊拉克] 福阿德·提克里利

译 者: 杨孝柏

策 划: 杨 平

责任编辑: 杨 宁 郭俊萍

特邀编辑: 李志花

出版发行: **华文出版社**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sinoculturepress@yahoo.com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39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5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1.25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17年1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075-4784-9

定 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第一章 / 001
第二章 / 013
第三章 / 027
第四章 / 043
第五章 / 063
第六章 / 079
第七章 / 089
第八章 / 099
第九章 / 107
第十章 / 123
第十一章 / 147
第十二章 / 163

第一章

她们两人缓步穿过凯拉尼大街，踏上了一条土路。殷红的阳光斜射过来，把影子拖得很长。努莉娅对外孙女说：

“珊珊宝贝儿，别走那么快啊！”

“哎，姥姥！”

黄昏前，身后的那条大街熙熙攘攘。幸有微风吹来，把那片嘈杂送到了远方。路灯尚未亮起，但脚下的路仍清晰可辨，只是行人的面庞已略显模糊了。

“姥姥，大饼还挺热的呢！”

“愿安拉的恩赐永世长存！”

“愿安拉赐恩，姥姥。”

“好啊，珊珊宝贝儿。要学着这么说话，嘴里要总念着安拉的尊名。”

“知道了，姥姥！”

那一兜水果、鸡蛋、蔬菜挺沉的。努莉娅总在走着上坡的路，每跨一步都觉得气喘。她的步子放慢了，把兜换了一只手提。而那小姑娘提着瓶牛奶，抱着一摞热大饼正摇摇晃晃地走着。

“咱们歇会儿吧，姥姥，您累了。”

“不用了，珊珊，离家不远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努莉娅看见一个人从近处一条胡同的拐弯处走了出来。那人高高的个子、胸部挺起，步态蹒跚，看上去似曾相识。努莉娅转念一想，自己怎么能在这片昏暗中辨认出某个人来？况且那人不是早就已经远离外出了吗？

“停下，珊珊！我想歇会儿。”

“哎，姥姥！我说您累了嘛！”

那人跌跌撞撞地走着，几乎碰到墙上，只是在最后一刹那才调整过来。努莉娅听到了他的咳嗽声，咳得连身子都晃动了。不，她没认错，最好别让这小丫头瞧见。可是，又是哪股邪风把他从科威特吹回来了呢？

“姥姥，大饼还热乎着呢！”

“宝贝儿，我知道了，咱们走吧！”

“好的，姥姥。”

见那人往前走着，努莉娅觉得，他好像也跟别人一样，挺正常的。谁知道啊，也许，别人都死掉了，这个孬种竟然还会活着！但愿小丫头别瞧见他才好。可那人却像头犟驴似的，居然站住不动了。努莉娅只得转眼去看自己提着的东西，一边喘气儿，一边说：

“珊珊宝贝儿，就得这样，嘴里要总念着安拉的尊名！要不，我来替你拿着大饼吧！”

“不用了，姥姥，我会当心的，愿安拉赐恩！”

“好，好，那咱们走吧！”

两人向前走去……

嘎吱一声推开大门，扑面而来的是家里的一片嘈杂。踏上院子的硬砖地面，努莉娅这才舒了口气。只见小丫头匆匆向近旁的厨房跑去，一楼又传来了女儿梅蒂海的叫声：

“谁回来了？妈？珊珊？”

小姑娘答应着：“妈，是我们回来了，我和姥姥。”

努莉娅倒在厨房角落的一张小板凳上，把兜放在了地下。走这么长的路，她累了。又觉得心里隐约有些不安。这会儿，那家伙来这儿想干什么？她看见外孙女打开一口大锅，把大饼一张张地排在里面，然后又提着奶瓶朝冰箱走去。

也许，人家弄清了他的底细，把他从公司里赶出来了？可是，他还会跟自己这家人再来一手吗？只听见女儿梅蒂海在门廊里唤道：

“妈，妈，您在哪儿呢？在厨房吗？”

“在，好闺女，在，你来一下。”

“这就来！”

老太太们的屋子里传来一阵叫嚷，那是她母亲和她男人的姐姐住的一间屋子，两个老人总是无缘无故无休无止地打嘴仗。女儿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，正向自己走来，身材修长、丰腴。努莉娅唤道：“梅蒂海，把灯打开。”

女儿稍停片刻，便打开了厨房入口处的那盏电灯。努莉娅起身将鸡蛋放入冰箱，这才发现，小丫头不在厨房。见梅蒂海走近，便问：

“珊珊呢？”

“上楼去了。”接着，又匆匆问：“妈，你们在路上碰到侯赛因了？”

“是珊珊跟你说的？”这么说，这事儿没逃过小丫头的眼睛，“我还以为没让她瞅见呢！那家伙喝醉了似的，咱们跟他没什么关系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接着，梅蒂海长长地叹了口气，以此表达自己和那人之间所发生的一切。努莉娅沉默着，虽然和梅蒂海是母女关系，但她觉得，不能对这件事说三道四。女儿又说：

“我知道他在那儿待不长。卡赛姆是什么人哪，他说了，科威特又把在那儿的伊拉克折腾得够呛。侯赛因是想去讨生活呢！又热，又缺

饮水，待那儿干吗？”

努莉娅忙着从冰箱里取出晚饭要吃的东西，冲女儿道：

“闺女，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。这家伙把你和你的两个丫头扔下都两年了，也不问问，也不寄钱，也不来个电话捎个信儿什么的，就这么不死不活的，安拉能容他这么着吗？”

梅蒂海吃力地站起身来，答道：“是啊，妈，是这话，我也是这么说明！”

两人听见楼上嚷嚷起来：“米德哈特他妈，努莉娅，你们做饭了吗？米德哈特他大姑说是饿得心慌，要一张热大饼和两个羊肉串儿，还要蔬菜和泡菜呢！”

努莉娅走出厨房，冲她母亲喊道：

“妈，您急什么呀，就有鸡蛋和菠菜，咱们这就一块儿吃，这不是在等着米德哈特他爹吗？！”说着，又转向梅蒂海：“你爹呢？还有米德哈特和凯里姆他们呢？”

“我爹去聚会还没回来，米德哈特在屋顶平台上散步呢！”

楼上又传来一阵嘟囔声：“这不是欺负人吗？！安拉至大！这才叫饱汉不知饿汉饥呢！您听见了吗，说是没吃的，没晚饭，味儿都钻到咱们鼻子里来了，还说没吃的，没有羊肉串儿，也没奶粥？”

梅蒂海对母亲道：“妈，不给她们填饱了，会闹翻天的。我来做饭吧！”

“那我呢？你爹这会儿就回来，咱们这就做晚饭。凯里姆上哪儿啦？”

梅蒂海两手放在腿上，愁眉苦脸地盯着地面，说：“我还真不知道。只是见他这几天挺忙的，每天下午出去，到半夜才回来，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。”

听女儿这么说，努莉娅觉得心里好像被扎了一下。莫非在这个家里，还有什么事情，特别是关于自己小儿子的事情，她还一无所知吗？

“梅蒂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啦？我瞅他没什么呀！可能他是愿意跟福阿德一块儿读书吧，他跟你说了什么了？”

“没有，他能跟我说什么？要是他们打这会儿就开始准备考试，那才好呢，太好了！”

努莉娅听见一个人迈着重重的脚步，正穿过走廊，便道：

“这是你爹。梅蒂海，拿平底锅来，我来煎鸡蛋。”说着，便站起身来，又听女儿在她身后道：

“妈，别跟我爹提侯赛因的事儿，没准儿这事太平平地就过去了。”

努莉娅迟疑了一下，这才答道：

“但愿如此，闺女，但愿如此！”

门嘎吱一声，只见丈夫已站在厨房门口。

“晚上好！”

“孩子他爹，怎么耽搁了？聚会怎么样？”

“这不都晚了，他们还要留我吃饭呢，可我没同意。这帮年轻人，我可不待见他们那种样子。有的站着，有的坐着，进进出出的，全盯着门口，想要政府派人来听他们的意见呢！主啊，咱们就规规矩矩地待着吧，你跟政府说得上话吗？”

努莉娅从女儿手中接过煎锅和鸡蛋，说：“这可不是他们的错！”

男人抹抹额头，对女儿梅蒂海道：“丫头们呢？怎么没个动静啊？”

“让她们上楼复习功课去了，明儿要考试呢！”

男人站起来道：“我上楼看看她们去。米德哈特呢？”说着，不等回答，就慢慢朝楼梯口走去。

努莉娅将目光转向女儿，只见她慢吞吞地、心不在焉地擦着手里的只玻璃器皿。努莉娅不想跟她说什么，可又忍不住。

“梅蒂海，你怎么啦？”

梅蒂海抬手轻轻抹了一下眼睑。虽说她那圆圆的面庞隐约可见，

但努莉娅还是不知道自己的闺女是否真的哭了。还想问时，梅蒂海却轻声道：“安拉怎么不来解救我和我那两个丫头呢？我这是什么命啊？”

努莉娅把煎锅从火上移开：“我说，干吗这么折磨自己？干吗呀？你住在你爹家里，这不都好好的，是不是？难道你只是我们的房客？你倒说呀！闺女啊，一个人，总要感赞安拉才好。你爹还活着，感赞安拉，景况还不错。你的几个兄弟也还在，托安拉的福啊！那个侯赛因，愿安拉对他满意，为他的所作所为给以报应，咱们就随他去吧！梅蒂海宝贝儿，你是个明白人，知道我有多么珍视你，心疼你，你可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！”

说着，就轻轻地将她搂在怀里，吻着她湿漉漉的脸颊。努莉娅觉得，她仿佛还是个五岁的小姑娘，还没见过世面，没尝过人间的艰辛。这么一想，努莉娅就觉得心酸。

梅蒂海又喃喃道：“妈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可这算是过的什么日子啊？不死不活的。我也一天天老了……”

“忍忍吧，闺女。这也不是第一次了。这是你的命，我的心肝。安拉会来解救的！”

努莉娅转身把煎锅又放回火上，听见梅蒂海用坚定的口气说道：

“不，不，妈，这回我要见见他。我知道，他是回来看女儿的。可是，我要当面跟他理论理论。我们不需要他，我有工作，有薪金。我爹——安拉保佑——他照顾着我和我的丫头。不过，他也应该知道，我不是一个没用的女人，不是一个后备老婆，想来就来。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了！”

小丫头苏哈的声音把梅蒂海的话打断了：“妈，妈，我饿了。太姥姥问，咱们今儿晚上还吃不吃饭？”

梅蒂海喊道：“吃啊，苏哈宝贝儿，咱们要吃的。饭这就好。你们功课都做完了？”

“嗯，妈。我做完了，可珊珊还没呢！姥爷说她不好，懒！”

屋里传来珊珊的大声尖叫：“撒谎！妈，我也做完了。姥爷没说我什么，苏哈是在撒谎！”

听着她们斗嘴，努莉娅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她想把晚饭和家务全忙完，好安安静静地跟女儿谈谈，弄明白她是怎么想的。

“盘子都预备好了吗，梅蒂海？”

“都好了。”

“我说，你让苏哈去叫她舅舅米德哈特，让他下来。这么冷，还在平台上散什么步？我不明白，凯里姆是不是要在外面吃晚饭？”

梅蒂海从黑暗的厨房里走出，用手心抹了抹脸，叫道：“苏哈，苏哈！”

小丫头远远地应了声。梅蒂海要她上平台去告诉舅舅米德哈特，晚饭已经准备好了。说话时，梅蒂海的声音不时有些颤抖，努莉娅觉得，闺女一下子老了。

努莉娅离开卧室，让丈夫自己在屋里抽他的最后一支香烟。漆黑的天幕上镶嵌着颗颗繁星，并染上几片白云。努莉娅凭栏而立，那木头栏杆，已有些朽蚀了。院子里黑洞洞的，像是个井口。她想起小儿子阿卜杜勒·凯里姆每晚迟归，已变成令人生疑的常事。又见米德哈特屋里的灯亮了，便朝那屋子走去。她累了，步履颇觉艰辛，真希望也能倒在松软、温暖的床上，躺在丈夫身边。她丈夫不明白，她为什么要去子女们的房间，还以为她是要去看电视里夜间播放的电影呢！

米德哈特屋里的灯光很亮，努莉娅探头进去，却见他并不在里面。只听见从院子的另一边传出声音道：“我在这儿呢！有事儿吗？”

努莉娅立即转过身去，却未能看清远处的身影。米德哈特正面对着，暗淡的灯光下，好不容易才看清楚了。努莉娅问：“米德哈特，

在外面干吗呢？”

“散步，散散步。”

“好啊，慢慢溜达吧！不冷吗？”

“不，不冷！”

努莉娅不敢问他，他弟弟为什么每天都回来得那么晚。跟她谈话，米德哈特总是说得不多。虽然她可以肯定儿子很爱自己，可他却不愿跟自己多说话。努莉娅在石头门廊里一边走，一边盯着那个正缓缓挪动的矮个儿身影。他有些地方很像他爹，特别是那个火暴脾气。愿安拉让他有他父亲那样的好运！

还没走到女儿的房间并打开房门，努莉娅已经听到了房里杂乱的声音。母亲和米德哈特他大姑坐在电视机前的椅子上，女儿梅蒂海躺在一张大木榻上。在她身边，两个小丫头已经睡着了。

见努莉娅进来，老母亲便对她道：“努莉娅，过来，听听我们怎么说。你看啊，努莉娅，你外甥女玫丽海是巴古拜^①那个长老的老婆……”

索菲娅姑妈打断道：“老太太，他算是哪门子长老啊，他是个卖菜的！”

“那有什么？长老也好，卖菜的也好，他钱可多着哪！安拉厚爱他嘛！”

“是啊，安拉厚爱他。可他不是长老！”

老母亲又对努莉娅道：“我们是在说你外甥女玫丽海，阿德南他妈，她有几个儿子几个闺女来着？”

索菲娅姑妈急忙道：“三个儿子，三个闺女！”

努莉娅表示同意：“完全对，你们跟我一起算算吧，阿德南是她大儿子，然后便是萨阿班和苏莱曼；闺女是赛莉嫂、法晞嫚和碧德阿，头两个是双胞胎。”

老太太疑惑地叫了起来：“那穆妮兰呢？那个挺俊的女教师，不是

① 巴古拜(Ba'qubah)，城市名，距巴格达东北70千米。——译者

玫丽海的女儿吗？”

努莉娅笑了，正要回答，索菲娅姑妈却抢着说：“我的好老太，您糊涂了！有老祖宗不知道自己外孙女的吗？穆妮兰是努莉娅她姐姐纳姬娅的女儿！”

“是的，妈，您怎么都搞乱了？穆妮兰跟玫丽海是姐儿俩，是我姐纳姬娅的小女儿，她哥叫穆斯塔法，您怎么都忘了？”

老母亲道：“谁忘啦，努莉娅？有谁能忘记自己的子孙？只是他们都住得太远，我已经有好几个月谁也没见着了。等天暖和些，我得去一趟巴古拜。”

索菲娅姑妈道：“您就好好待着吧！什么来啊去啊的，他们假期里就要来的！”

“谁啊？”

“还有谁啊，穆妮兰跟她妈呗！您还想让阿德南他妈和她那群孩子都来？”

“不，阿德南他妈谁要让她来啊！都好几年了，谁也见不着她，总是怀了生，生了又怀！”

努莉娅感觉坐得不太舒服，似乎浑身骨头都挪了位置。她想着两位老太太谈起的关于她姐姐和她两个女儿的事，这一切，现在她都记得不太清楚了。这时，只听老母亲对她道：“努莉娅，有人敲门！”

索菲娅姑妈嘴巴不再咀嚼，仿佛留意了一下，随后道：“不，没什么。这么晚了，有谁会敲门呢？”

努莉娅犹豫不决地喃喃道：“妈，我总听有人敲门，有时可能耳朵不好使了，有时……”

索菲娅姑妈接口道：“我说，你去看看嘛！”

“哎，他姑，我去看看。可能是我听错了。”

这时，她们全听到一阵走近门口的脚步声。米德哈特探进头来，

对他母亲道：“门敲了已经有五分钟了，难道凯里姆没有钥匙吗？”

努莉娅一惊，匆匆站起来，对米德哈特道：“怎么没钥匙啊！每天晚上他回家，咱们都不知道，今儿晚上干吗要敲门？我说米德哈特，你怎么知道准是凯里姆？”

米德哈特一边往外走，一边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只是猜猜。我去看看门外是什么人。”

努莉娅匆匆跟了过去。米德哈特轻轻穿过狭窄的门廊，朝楼梯走去。努莉娅突然感到一阵不安，努力使自己跟上儿子。夜晚的这种时分，有人敲门，这很不寻常！努莉娅走下梯级时想，该去告诉一下丈夫才好。

两人走到几乎一片漆黑的院子中央，门又不断地敲击起来。努莉娅的心猛烈地跳动着，有好几次，她都想要去，侯赛因跟这事儿有关。也许，他喝完酒，便以自己的行事方式来谋求和解了！

米德哈特打开大门上的电灯，努莉娅立刻看到了他那张消瘦、僵硬、表情紧张的脸。他们离大门还有几步时，狭窄的走廊里又传来了急剧敲门声的回响。米德哈特喊道：“谁啊？”

阿卜杜勒·凯里姆的声音立即答道：“是我，凯里姆！”

听到二儿子的声音，努莉娅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这才道：

“凯里姆，这么晚了还来吓唬我们，你这开的是什么玩笑啊？”

米德哈特忙着打开门闩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暗淡的灯光下，努莉娅看见了他消瘦的双肩，心中不禁涌出对儿子的万般疼爱。虽默然无语，可她心里是多么地爱他们啊！

当见到凯里姆时，她并未察觉儿子有什么异样。凯里姆歉然道，他把钥匙给丢了。随后，便越过他们身前向里走去。他的声音十分沙哑，有些语不成句。不知为什么，步子迈得很快。

努莉娅跟在他的身后，米德哈特留下锁门。努莉娅跟他说，让他走慢些，可凯里姆似乎没有听见。努莉娅在光线幽暗的院子里几棵小

树旁停住了脚步，倾听着阿卜杜勒·凯里姆走上楼梯的声音。有一两次，或两三次，他好像是绊倒了。当米德哈特默默地走近时，她没有把这告诉他。

两人穿过院子，走上幽暗的楼梯。努莉娅使劲儿让自己的腿迈得快些，好赶上凯里姆。米德哈特明白她的心思，在走到自己房门前时，对母亲道：“妈，您去瞧瞧他这是怎么啦，可能他跟您说更方便些。”

努莉娅点了点头，便朝隔壁阿卜杜勒·凯里姆的房间走去。房间里灯火通明，把洁白的四壁照得很亮。阿卜杜勒·凯里姆已脱去外衣，坐在床上，迷惘讶然地盯着自己的裤子和双手。努莉娅一走进屋，他就抬头看着母亲，目光中流露出内心的极度纷乱和不安。他惊慌失措、忐忑不安、渴望救助。努莉娅在他裤子的上端和白衬衣的下部看到一片暗红色的斑渍。凯里姆的目光和脸上的表情使她觉得害怕，她赶紧过去，扑倒在儿子身旁：“凯里姆，我的儿，你怎么啦？宝贝儿，你这是怎么啦？”

凯里姆的两只手在抖，在颤抖，他喊道：“血，这是福阿德的血！妈，这是福阿德的血！”

接着，他又像疯了一般地嘶叫道：“福阿德，是福阿德的血！”

努莉娅下意识地吧凯里姆两条发抖的腿搂在怀里，然后便大声地呼叫着米德哈特……

第二章

大家都聚在客厅里，聊天、喝茶，然后还是聊天。而我，则躺在病床上，听他们闲谈。我想，他们会来这儿看我的。虽说我更愿意就这么听着，并不想看见他们，但我知道，见到她，我会高兴的。所以，我就这么待着，等他们说完话上这儿来。

蔚蓝的天幕下，邻家的高墙上映出落日的最后一缕红光。进入六月了，我们本是习惯于搬到屋顶平台上去睡的。很多年了，到五月底我们就搬到平台上去。可今年，我们至今还睡在屋里，只是在夜里把窗户敞开而已。

我想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她了，大概有五六个月了吧！自从她离开巴格达，当了教师，见不到她的日子就变得很长很长了。

我真不愿意自己病成这个样子，只要淡而无味的话说多了，或者看几页书，就会觉得头晕。正因为病了，才没能参加考试。我的这些事儿，她肯定都已经知道了。这世上，没什么事儿是总能掩人耳目的。再说，人难免有病，而我自己又很不注意。关爱并不能赋予你一切，所以，我母亲仅以她的爱心亦未能使我身体康复。就这样，我依然卧病在床，却并无明显的病症。

他们都到我屋里来问候了。她——我表姐穆妮兰、她母亲、我哥